

闲趣坊——
17

张耀宗
张春田
编

文房漫录

张中题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张耀宗
张春田

编

文房漫录

张中题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房漫录 / 张耀宗, 张春田编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
新知 三联书店, 2013.2

(闲趣坊)

ISBN 978-7-108-04226-2

I. ①文… II. ①张… ②张… III. ①文化用品—研
究—中国 IV. ①K87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06396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封面设计 康 健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2月北京第1版

201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0.75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册

定 价 28.00元

小 引

张耀宗

文人所做的最好玩的事往往是“无益之事”。“无益之事”很多,养花逗鸟、把酒雅集、琴棋书画等等都是。明人沈春泽说:“夫标榜林壑,品题酒茗,收藏位置图史、杯铛之属,于世为闲事,于身为长物。”所谓“无益之事”、“长物”里面有不少都和文房雅玩有关。文人不仅会玩,而且会写。单看民国以来,写文房雅玩的文章就接续明清隐隐然形成一个新传统。我们将这些文章进行挑选编成一集,以供同好者赏读。

这本书里的文章大致分成四个小辑,分辑是为了方便阅读,看起来清晰。笔墨纸砚以及与之相关的小物件归在前两辑。后两辑是我们生造的,分新旧似乎还是嫌粗略,但倒也能够海纳百川,说明文房雅玩在民国之后的继承与新变。文房里除了“四宝”之外,可玩的还有不少,像印章、扇子、藏书票、钱币以及邮票等。除了这些小物件,王世襄先生玩蛐蛐的文章也被我们收进来了。我真觉得王先生的文章一进来,书房的气氛就出来了,那

些文房小物件忽然就生动起来。现在别说城郊,就是乡下,这些虫子都不大见到了。城里的人夏天睡在楼上,能够听到几声虫鸣,就已经很幸福了。所以,我就想,时代飞速地跑,我们也跟着跑,有些东西跑着跑着就丢了。有次我去傅惟慈先生那儿玩,正巧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给他寄来一包皮钱,一个钱币放一个小袋,傅先生随手一指告诉我这是哪国的,那是什么时候的,可惜我只收集过中国古钱币,于这完全不通。傅先生拿着这些钱币在他的小院子里翻看的时候,在我这个小辈面前丝毫没摆收藏家的架子,只是很悠闲地那么一指,没等看完就放到一边说:回头看,咱们先聊天。像傅先生这样的,现在恐怕不多。既要懂又要喜欢,还要不为物累,闲来还能写上那么几笔,多难啊!

编这本书的时候,春田和我经常讨论文章的去取,我们都感觉这类文房文章怎么那么少——好玩的那么少。当然,我们这里所谓的少,是指有趣好玩的小文章,不涉及研究考证(哪怕同样篇幅短小),所以依照这个标准就连沈从文先生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割爱了。或许有人说少就少呗,逛潘家园的人不都还玩着这些嘛!是啊!大家都还玩着呢!这就好。只是感觉气氛有点不大对了,就像电影《饮食男女》里面“老朱”说的:“人心粗了,吃得再精也没什么意思。”老朱一语中的——人心粗了。

这本书我们2008年就起意汇编,卫纯兄一直支持鼓励,到现在才弄成个样子。书要出来了,本来想拔高立意写点什么,卫纯兄说不必如此,平实雅正最好,还以范用先生编书作文为例。我明白他的意思,所谓性情流露,不拘一格。范用先生是我最为

尊敬的出版家,他的文章不假雕饰。作文平淡最难,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。这些关于文房的文章,我更愿将它们当作一个个人与物的故事,这些故事里面包含着纯净的乐趣、沉醉和痴迷。“人无癖不可与其交,以其无深情。”当这些“无益之事”和“有涯之生”较劲的时候,既让人感到那么一点“打败时间”的骄傲,也让人感到属于文人的一份深情、一份逍遥和自在。希望这些文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如我们所想,可以让读者感觉到一种气氛,感觉到一种闲而有趣,平正淡泊的文人情趣。

最后,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们,因为他们这本书才得以存在。虽经努力,但他们中依然有人未能联系上,还望版权持有人见谅,请他们与三联书店联系,到时再寄奉样书和稿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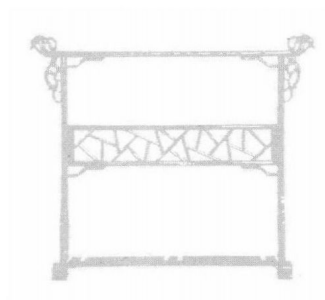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1	小 引	张耀宗
辑一	文房纸笔	
3	文房四宝(一)	梁实秋
10	谈 笔	黄苗子
12	谈毛笔	钟叔河
15	有这么一支笔	赵广超
21	笔 赋	纪果庵
27	笔筒的故事	汉宝德
33	纸	赵广超
39	附:薛涛笺	赵广超
42	说 笺	瞿兑之
49	访笺杂记	郑振铎
58	笺 纸	郑逸梅
66	彩笺琐忆	董 桥
辑二	文房墨砚	
73	文房四宝(二)	梁实秋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78 | 买墨小记 | 周作人 |
| 82 | 《蓄墨小言》序 | 周珏良 |
| 93 | 买墨小记 | 黄裳 |
| 99 | 笔墨纸砚 | 陈鹏举 |
| 102 | 砚与石 | 郑逸梅 |
| 111 | 砚田肥瘠 | 张中行 |
| 116 | 顾二娘 | 张中行 |
| 124 | 歙砚与闲情 | 张中行 |
| 129 | 鲁砚赞 | 黄苗子 |
| 131 | 铜墨盒 | 黄苗子 |
| 133 | 得砚三记 | 林散之 |
| 137 | 墨器之美 | 汉宝德 |
| 143 | 易州买砚 | 高洪波 |
| 辑三 文房古趣 | | |
| 153 | 金石小品 | 周作人 |
| 156 | 骨董小记 | 周作人 |
| 161 | 骨董与玩具 | 金性尧 |
| 171 | 扇 | 郑逸梅 |
| 181 | 篆刻家的自刻印 | 钱君匋 |
| 185 | 天工人作两相得
——说印章 | 赵珩 |
| 193 | 烟壶 | 翁偶虹 |

- 204 遐庵藏竹 董 桥
- 207 书斋案头的精致 赵 珩
——说文房
- 215 我的臂搁 马未都
- 218 过眼云烟 李一氓
- 241 文 玩 陈鹏举
- 辑四 文房新韵**
- 247 玩 具 周作人
- 250 玩 具 黄苗子
- 252 一个收集癖患者的自白 傅惟慈
- 256 案头清供 张中行
- 260 秋虫六忆(节选) 王世襄
- 292 读《说葫芦》说葫芦 朱家潘
- 297 “漂亮小玩意儿” 范 用
——我与藏书票
- 301 虽小道,必有可观者焉 吴兴文
——藏书票的收藏之道
- 306 追寻大师的脚步 吴兴文
- 310 方寸之间 李 奔

辑一 文房纸笔



些文房小物件忽然就生动起来。现在别说城郊,就是乡下,这些虫子都不大见到了。城里的人夏天睡在楼上,能够听到几声虫鸣,就已经很幸福了。所以,我就想,时代飞速地跑,我们也跟着跑,有些东西跑着跑着就丢了。有次我去傅惟慈先生那儿玩,正巧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给他寄来一包古钱币,一个钱币放一个小袋,傅先生随手一指告诉我这是哪国的,那是什么时候的,可惜我只收集过中国古钱币,于这完全不通。傅先生拿着这些钱币在他的小院子里翻看的时候,在我这个小辈面前丝毫没摆收藏家的架子,只是很悠闲地那么一指,没等看完就放到一边说:回头看,咱们先聊天。像傅先生这样的,现在恐怕不多。既要懂又要喜欢,还要不为物累,闲来还能写上那么几笔,多难啊!

编这本书的时候,春田和我经常讨论文章的去取,我们都感觉这类文房文章怎么那么少——好玩的那么少。当然,我们这里所谓的少,是指有趣好玩的小文章,不涉及研究考证(哪怕同样篇幅短小),所以依照这个标准就连沈从文先生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割爱了。或许有人说少就少呗,逛潘家园的人不都还玩着这些嘛!是啊!大家都还玩着呢!这就好。只是感觉气氛有点不大对了,就像电影《饮食男女》里面“老朱”说的:“人心粗了,吃得再精也没什么意思。”老朱一语中的——人心粗了。

这本书我们2008年就起意汇编,卫纯兄一直支持鼓励,到现在才弄成个样子。书要出来了,本来想拔高立意写点什么,卫纯兄说不必如此,平实雅正最好,还以范用先生编书作文为例。我明白他的意思,所谓性情流露,不拘一格。范用先生是我最为

文房四宝(一)*

梁实秋

文房四宝,谓笔墨纸砚。《明一统志》:“四宝堂在徽州府治,以郡出文房四宝为义。”这所谓郡,是指歙县。其实歙县并不以笔名,世所称“湖笔徽墨”,湖是指浙江省旧湖州府,不过徽州的文具四远驰名,所以通常均以四宝之名归之。宋苏易简撰《文房四宝谱》五卷,是最早记述文房四宝的专书。《牡丹亭》闺塾:“春香取文房四宝来模字。”《长生殿》制谱:“不免将文房四宝摆设起来。”是文房四宝一语沿用已久。

凡是读书人,无不有文房四宝,而且各有相当考究的文房四宝,因为这是他必需的工具。从启蒙到出而问世,离不开笔墨纸砚。现在的读书人,情形不同了,读书人不一定要镇日价关在文房里,他可能大部分时间要走进实验室,或是跑进体育场,或是下田去培植什么品种,或是上山去挖掘古坟,纵然有随时书写的

* 本文为编者节选,顺序有所调整。

必要,“将文房四宝摆设起来”的那种排场是不可能出现的了。至少文房四宝的形态有了变化。我们现在谈文房四宝,多少带有一些思古之幽情。

笔

《史记》:蒙恬筑长城,取中山兔毛造笔。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毛笔是蒙恬创造的,蒙恬以前没有毛笔。有人指出这个说法不对。毛笔的发明远在秦前。甲骨文里没有“笔”字,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没有笔。殷墟发掘,内中有朱书的龟板(董作宾先生曾赠我一条幅,临摹一片龟板,就是用朱墨写的,记载着狩猎所得的兽物,龟脊以左的几行文字直行右行,其右的几行文字直行左行,甚为有趣)。看那笔迹,非毛笔不办。本世纪初长沙一座战国时代古墓中,发现了一支竹管毛笔,兔毛围在笔管一端的外面,用丝线缠起,然后再用漆涂牢。是战国时已有某种形式的毛笔了。蒙恬造笔,可能是指秦笔而言。晋崔豹《古今注》已有指陈,他说:“自古有书契以来,便应有笔,世称蒙恬造笔,何也?答曰:‘蒙恬造笔,即秦笔耳。’”所谓秦笔,是以四条木片做笔杆,而不是用竹,因为秦在西陲,其地不产竹。至于我们现代使用的毛笔究竟是始于何时,大概是无可考。韩愈的《毛颖传》不足为凭。

用兽毛制笔实在是一大发明。有了这样的笔,才有发展我们的书法画法的可能。《太平清话》:“宋时有鸡毛笔、檀心笔、小

儿胎发笔、猩猩毛笔、鼠尾笔、狼毫笔。”所谓小儿胎发笔，不知是否真有其事。我国人口虽多，搜集小儿胎发却非易事。就是猩猩的毛恐怕亦不多见。我们常用的毛是羊毫，取其软，有时又嫌太软，遂有七紫三羊或三紫七羊或五紫五羊的发明。紫毫是深紫色的兔毫，比较硬。白居易有一首《紫毫笔乐府》：“紫毫笔，尖如锥兮利如刀。江南石上有老兔，吃竹饮泉生紫毫，宣城工人采为笔，千万毛中择一毫。”可见紫毫一向是很贵重的。我小时候常用的笔是“小毛锥”，写小字用，不知是什么毛做的，价钱便宜，用不了多久不是笔尖掉毛，就是笔头松脱。最可羡慕的是父亲书桌笔架上插着的琉璃厂李鼎和“刚柔相济”，那就是“七紫三羊”，只有在父亲命我写“一炷香”式的红纸名帖的时候，才许我使用他的“刚柔相济”。这种“七紫三羊”，软中带硬，写的时候省力，写出来的字圆润。“刚柔相济”这个名字实在起得好。我的岳家开设的程五峰斋是北平一家著名老店，科举废后停业，肆中留下的笔墨不少，我享用了好多年，其中最使我快意的是毛笔“磨练出精神”，原是写大卷用的笔，我拿来写信写稿，写白折子，真是一大享受。

常听人说：善书者不择笔。我的字写不好，从来不敢怨笔不好。可是有一次看到珂罗版影印的朱晦庵的墨迹，四五寸大的行草，酣畅淋漓，近似“笔势飞举而字画中空”的飞白。我忽有所悟。朱老夫子这一笔字，绝不是我们普通的毛笔所能写出来的。史书记载：“蔡邕谐鸿都门，时方修饰，见役人以瓦帚成字，因归作飞白书。”朱老夫子写的近似飞白的字，所用的纵然不是瓦帚，

也必定是一种近似刷子的大笔。英文译毛笔为 brush(刷子),很难令人满意,其实毛笔也的确是个刷子,不过有个或长或短或软或硬溜尖的笔锋而已。画水彩画用的笔,也曾有人用以写字,而且写出来颇有奇趣。油漆匠用的排笔,也未尝不可借来大涂大抹一幅画的背景。毛笔是书画用的工具,不同的书画自然需要不同的笔。古代书家率多自己造笔,非如此不能满足他的需要。据说王右军用的是兔毫笔,都是经过他自己精选的赵国平原八九月间的兔子的毫,既长而锐。北方天气寒冷,其毫劲硬,所以右军的字才写得那样的挺秀多姿。大抵魏晋以至于唐,以兔毫为主,宋元以后书家偏重行草,乃以鼠毫羊毫为主。不过各家作风不同,用途不同,所用之笔亦异,不可一概而论。像沈石田的山水画,浓墨点苔非常出色,那著名的“梅花点”就不是一般画笔所能画得出来的,很可能是先用剪刀剪去了笔锋。

毛笔之妙,固不待言,我们中国的字画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,赖有毛笔为工具。不过毛笔实在不方便,用完了要洗,笔洗是不可少的,至少要有笔套,笔架笔筒也是少不了的。而且毛笔用不了多久必败,要换新的。僧怀素号称草圣,他用过的笔堆积如山,埋在地下,人称笔冢。那是何等的豪奢。欧阳修家贫,其母以获画地教之学书。那又是何等的困苦。自从科举废,毛笔之普遍的重要性一落千丈,益以连年丧乱,士大夫流离颠沛被较简便的自来水笔、铅笔,以至于较近的球端笔(即俗谓原子笔)、毡头笔(即俗谓签字笔)乃代之而兴。制毛笔的技术也因之衰落。近来我曾搜购七紫三羊,无论是来自何方,均不够标准,

都是以紫毫为心，秀出外露，羊毫嫌短，不能与紫毫浑融为一体，无复刚柔相济之妙。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有穷亲戚某，略识之无，其子索钱买毛笔，云是教师严命，国文作文非用毛笔不可，某大怒曰：“有铅笔即可写字，何毛笔为？”孩子大哭而去。画荻学书之事，已不可行于今日。此后毛笔之使用恐怕要限于临池的书家和国画家了。

纸

蔡伦造纸，见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：“自古书契，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，谓之为纸。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意，用树肤、麻头，及敝布、渔网以为纸。元兴元年（西历一〇五年）奏上之，帝善其能。自是莫不从用焉。故天下咸称蔡侯纸。”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一名宦官，亏他想出以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。造纸的原料各地不同，据苏易简《纸谱》说：“蜀人以麻，闽人以嫩竹，北人以桑皮，剡溪人以藤，海人以苔，浙人以麦面稻秆，吴人以茧，楚人以楮为纸。”多是植物性纤维，就地取材。我国的造纸术，于蔡伦后六百多年传到中亚，再经四百年传到欧洲，这一伟大发明使全世界蒙受其利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。

文人最重视的纸是宣纸，产自安徽宣州，今宣城县，故名。《绩溪县志》：“南唐李后主，留心翰墨，所用澄心堂纸，当时贵之。而南宋亦以入贡。是澄心堂纸之出绩溪，其著名久矣。”案近人考证澄心堂，在今安徽绩溪县艺林寺临溪小学附近，与李后主宫

内之澄心堂根本不是一个地方。李后主用绩溪的澄心堂纸,但是他没有制作澄心堂纸。宫中燕乐之地,似不可能设厂造纸。《文房四谱》:“黟歙间多良纸,有凝霜、澄心之号。复有长可五十尺为一幅。盖歙民数百理其楮,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,数十夫举杪以抄之。旁一夫以鼓节之。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,不上于墙壁也。由是自首至尾匀整如一。”澄心堂纸幅大者,特宜于大幅书画之用。不过真的澄心堂纸早已成为稀罕之物,北宋时即已不可多见。《六一诗话》:“余家尝得南唐后主之澄心堂纸……”视为珍宝。宋刘攽(贡父)诗:“当时百金售一幅,澄心堂中千万轴,后人闻此那复得,就使得之当不识!”如今侈言澄心堂,几人见过真面目?

旧纸难得,黠者就制造赝品,熏之染之,也能古色古香的混充过去,用这种纸易于制作假字画蒙骗世人。这应该算是文人无行的一例。故宫曾流出一批大幅旧纸,被作伪的画家抢购一空。

宣纸有生熟之别,有单宣夹贡之分。互有利弊,各随所好而已。古人喜用熟纸,近人偏爱生纸。生纸易渗水墨,笔头水分要控制得宜,于湿干浓淡之间显出挥洒的韵味。尝见有人作画,急欲获致水墨渗渲的效果,不断地以口吮毫,一幅画成,舌面尽黑。工笔画,正楷书,皆宜熟纸。不过亦不尽然,我看见过徐青藤花卉册页的复制品,看那淋漓的水渲墨晕,不像是熟纸。

文人题诗或书简多喜自制笺纸,唐名妓薛涛利用一品质特佳的井水制成有名的薛涛笺,李商隐所云“浣花笺纸桃花色,好